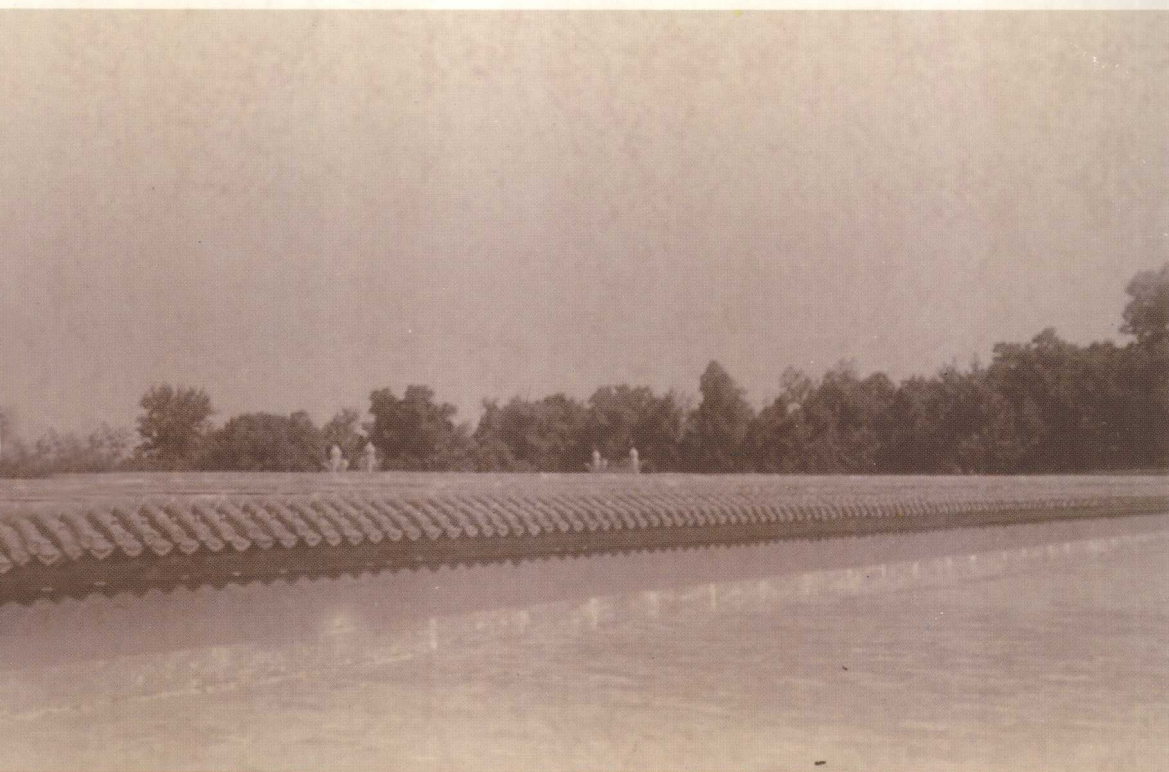


张路黎 著

史铁生哲思文体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路黎 著

史铁生哲思文体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铁生哲思文体论/张路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7-5161-2129-0

I. ①史… II. ①张… III. ①史铁生(1951~2010)—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510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侯 玲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318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王庆生

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浪潮的推动，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语境中成长起来一批才华横溢的作家。他们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走来，经过了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和两个世纪之交的种种潮汐风雨，他们由初识笔墨的青年成长为视野开阔、学养厚实、艺术多元、风格独具的作家，他们开始由中国文坛走向世界，他们当中已经有人获得诺贝尔奖和其他有广泛影响的文学奖。史铁生就是这批作家中的一员。

史铁生出身于贫寒之家，中学毕业后去延安地区插队，1972 年因双腿瘫痪返回北京，安排在街道工作。1979 年开始发表作品。他过早地经受了人世间的苦难，但是他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把他的全部生命献给了文学，在文学的港湾里探寻到自己的生存方式，宁静而又艰辛地前行了三十二年。就在他去世（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的几个小时，仍用电脑写作他的一部未完成的长篇作品《回忆与随想：我在史铁生》。在一生的写作历程中，他由个人身体的不幸思考全人类的命运，思考生与死、信仰与苦难、欲望与差别、爱情与残缺、歧视与忏悔等精神上的难题，他坚守理想，抵抗宿命，澄怀观道，彻悟人生。在当今全球化消费潮流泛滥的境况中，史铁生执著地扛起思想与信仰的旗帜，超越尘嚣禁锢的羁绊，神游于清贫孤寂的写作之夜，仅此就足以令人敬仰赞叹；更可贵的是，他用充满哲思的语言追索着人之为人的价值和意义，创造出独具一格的文学文体，表现出清明明净、睿智深沉的艺术风格，书写了富有诗意的人生。他用生命书写生命。他的生命就是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就是他的生命。他让自己的生命迸发出不朽的光辉，展现出十分精彩的过程，给人类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他的作品堪称中国当代文学的精品。他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老屋小记》、《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他的

散文《我与地坛》、《病隙碎笔》、《记忆与印象》等等作品，至今拥有广泛的读者，将永远成为人们的良师益友。在史铁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各界人士开展了多项纪念活动，在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史铁生文学创作研讨会”上，铁凝说：史铁生的精神流淌在时代的血脉深处，在历史生生不息的创造中永生。他坐在轮椅上那么多年，却比许多能够站立的人更高；他那么多年不能走太远的路，却比很多游走四方的人有更辽阔的心。他和文学相互拯救和提升，他的诚实、深思，他对文学、对生命的敬畏和虔诚，彰显了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他将与我们同在，一起见证这个时代的浩渺与辉煌，见证文学的光荣与梦想。铁凝说的这些话，也代表了我们的心声。

史铁生的作品为我们开启了一个独特而又澄明的文学世界，而他所建构的哲思文体则是在中外文学的哲思性作品基础上的一种新的创造。史铁生的文学文体乃至当代中国文学文体的演变与特点，是一块有待深入开垦的处女地。多年来，张路黎博士对史铁生的文学创作，对他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和创作历程，对哲思文体的特点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她的研究，以文本为基础，认真阅读文本，细心揣摩文本，从细读中品味、剖析、鉴别、发现，提出自己的见解。2012年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张路黎评析史铁生散文集《秋天的怀念》，就是她研究史铁生作品的一个成果。在这本集子中，张路黎对史铁生散文所作的眉批和每篇散文后的解读，都写得简明扼要，提纲挈领，要言不烦，切中肯綮，从中可以看出她鉴赏、分析文学作品的眼光和功力。在此基础上，张路黎“广撷博取，剔误钩沉”，既充分吸取现有研究史铁生创作的成果，又不囿于当下学人的定见，而是勇于涉足新领域，探讨新问题，提出同时代学人尚未论及或论述不足的观点和看法。《史铁生哲思文体论》正是在这些方面作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见解。比如，有的评论文章和文学史将史铁生定位为知青作家，从知青文学的角度来评论他的作品，张路黎在论及史铁生时，就没有局限于此，而是认为，史铁生既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也是一位令人敬重的思想者。他的作品不是执著现实，为时而作，而是“扶轮问路，向死而生”，以一颗宁静的心与个人生命体验联想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困境，走向哲学思考，追求命运，质疑宗教，探索神性，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显示出浓郁的哲思特点。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分析了史铁生文本的精神内核和文学观、文体探索，并在此基础上，用五章的篇幅，重点论述

了史铁生文学文体的哲思叙事、哲思人物、哲思意象、哲思语境、哲思文本的结构艺术，最后在结语中概括总结了哲思文体的特点和哲思文体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这些论述有理有据，富有创意。尽管在某些论述上还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能够突破已有的研究格局，比较系统地研究史铁生的哲思文体，却是难能可贵的。现在由最先出版三卷本作品集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张路黎的《史铁生哲思文体论》，则是一件有益之举。

是为序。

2012年10月30日于武昌桂子山

导 言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说过，徐志摩这句诗未必牵涉生死，但在我看，却是对生死最恰当的态度，作为墓志铭真是再好也没有。

——史铁生《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当代作家史铁生（1951—2010）是一位令人敬重的思想者。他以一颗宁静的心与个人生命体验联想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困境，走向哲学思考，追问命运，质疑宗教，探索神性，在他的文学写作中显示出浓郁的哲思特点，他的人品与文品受到广大读者和文坛的一致称赞。2010年的最后一天，他轻轻地走了。正如他在《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一文中所说：

我正在轻轻地走，灵魂正在离开这个残损不堪的躯壳，一步步告别着这个世界。^①

史铁生是一位从容对待生死的智者，他似有预感，早已把一切都想透。他借用徐志摩的这句诗作为墓志铭，以哲思的头脑多次设想过死神降临的时刻，他写过《死国幻记》，写过《说死说活》，写过《“安乐死”断想》，写过《最后的练习》，写过“命若琴弦”之死，写过女教师之死，写过丁一之死，他在《我与地坛》中说：“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又在《扶轮问路》一书的后记中写道：“忽来心绞痛，恰似庆钟鸣。”

^① 史铁生：《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2005年6月15日《中华读书报》，作为“代序”编入《灵魂的事》，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首页。以下引用史铁生著作一般不再注明，一并参见本书附录史铁生文献目录。

同时，史铁生写下《永在》一诗，诗中说：“死不过是一次迁徙。”（《史铁生诗歌 10 首》）他甚至设想过“我离开史铁生以后”的情景，如他在《我之舞》中所写：“死，不过是一个辉煌的结束，同时是一个灿烂的开始。”因此，史铁生并没有离开人们，他的作品继续着与读者的对话。事实上，史铁生的遗作仍在继续发表，《收获》杂志 2012 年推出“史铁生遗作特辑”，再次引起广泛关注，他的哲思将在岁月的阅读中延伸。

史铁生于 1978 年开始文学创作，他自己更愿意称之为写作，他的写作明显表现出寻觅人生终极关怀的哲思，同时也寻找着与表现这种哲思相吻合的文体形式。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已出现对命运思考的萌芽，《命若琴弦》、《原罪·宿命》等作品显示出个人化的哲思倾向。20 世纪 90 年代，他的《我与地坛》和《务虚笔记》标志着一种哲思文体的成熟。进入 21 世纪，他的《病隙碎笔》、《记忆与印象》、《我的丁一之旅》、《扶轮问路》、《回忆与随想》等作品继续着这种哲思写作，清晰地表明了“思者之思”的自觉意识，形成了史铁生式的哲思文体。

这种哲思文体，是指具有个人化的哲理思考倾向的一种文学体式，与史铁生对命运的追问和灵魂的自审相吻合，以平视的心态叙事，凭借生命印象塑造人物，寻觅寄寓哲思的意象，运用哲思对话和不确定语句营造虚实相生的语境，容纳于周而复始的结构中，由此建构而成的一种新的文体形式。其代表作是《务虚笔记》、《我与地坛》、《病隙碎笔》等文学文本。这种哲思文体的探索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超出现实环境的哲思写作，以心灵的印象突破现实的局限；二是淡化人物性格的哲思写作，通过原型符号和象征意象来寄寓情怀；三是消解中心情节的哲思写作，运用重叠、混淆、交错、回复、淡化等多种手法创造个人化的文体方式。史铁生的生命在他的哲思写作中升华，发出对命运的“亘古之问”，探索精神的“亘古之愿”，追逐人本的“亘古之梦”，延绵着“爱者之爱，恋者之恋，思者之思”，成为他的文学文体的灵魂，缓缓地言说一种与众不同的沉重而平实的声音。

史铁生的声音发自心灵，他的文学仿佛他描写的音乐，如《我与地坛》所写，一阵悠远的喇叭声，时而悲怆，时而欢快，时而缠绵，时而苍凉，“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响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散。”如《命若琴弦》描写说，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传出老瞎子说书的三弦琴声，“轻轻漫漫的，飘飘洒洒的，疯癫狂放的，那里头有天上的日月，有地上的生灵。”

又如《务虚笔记》叙说老城小街的陋室里留声机唱片放出的歌剧乐曲悠缓而铿锵，“这些高雅庄重的音乐抵挡住了那个美而且冷的声音”，抚慰着一颗孤独的心。还有《钟声》与《消逝的钟声》所写记忆里襁褓一梦醒来听到的生命之初的钟声，“沉稳、悠扬、飘飘荡荡，连接起晚霞与初月，扩展到天的深处或地的尽头”。史铁生的哲思蕴藏在这些音乐性的语言之中，以平视叙事的方式与重叠回环的结构连缀起心魂旅程的生命印象，创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哲思文体。阅读史铁生需要静心倾听，犹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所云：“诵之思之，其声愈希。”^① 静心倾听，方能领悟史铁生的文学哲思，把握史铁生哲思文体的特征。倾听之中，自然会产生如古人这样的感叹：“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②

一个身体不幸、命运多舛的人，一位心存良知的思想者，在写作之夜把他的心怀敞开，同古往今来的人们对话，超越沉重的肉身，走向哲学思考，创造了不可多得的文学精品，这是怎样一颗平静而伟大的心怀？

史铁生的哲思写作在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引起读者和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当代作家韩少功、陈村、王安忆、蒋子丹等人真诚地称赞他的坦然、宽厚与宁静，称他的写作为“灵魂的声音”、“心灵的沉思录”；热心的读者因史铁生突破自身残障病困取得写作的成功而感佩，称誉他为“文坛硬汉”、“轮椅哲人”；评论界则肯定了史铁生的哲学素养和在文学上的价值，称他为“我们时代的思索者”、“纯粹的人”、“思想的行者”、“当代中国的加缪”。哲学教授邓晓芒认为“史铁生在当代作家中是哲学素养最高的作家”，他评论说：“史铁生通过他的人物各自的内心独白和极富创造性的对话，而建立了一种新型的语言和语境。”^③ 另一位哲学评论家周国平说：在史铁生身上可以看到一种哲学家的能力，“他的精神性自我已经能够十分自由地离开肉身，静观和俯察尘世的一切。”^④ 这些评论相当深入，为研究史铁生的哲思文体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也许是由于人们首先看重

①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郭绍虞《诗品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8页。

② 刘勰：《文心雕龙·诸子》，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10页。

③ 邓晓芒：《史铁生：可能世界的笔记》，《灵魂之旅》，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197页。

④ 周国平：《关于信仰，关于残疾》，《南方周末》2002年2月10日。

其思想内容，而对史铁生哲思文体的专题研究尚存在空缺。

在笔者看来，史铁生首先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的贡献不仅表现为一个作家对于理想的执著追求，而且表现在叙事方式上对一种哲思文体的新创造。探访史铁生的写作之夜，研究他如何创造哲思意象、生命角色和“务虚”的人物，如何以平视叙事的方式、虚实相生的语境和周而复始的回环完成哲思文体的建构，探讨这种哲思文体的渊源、特征、文学创新意义及其在文体发展上的价值，是一项饶有意义的工作。

目 录

序	(1)
导言	(1)
第一章 史铁生的生命沉思	(1)
第一节 亘古之问:生死哲思	(1)
第二节 亘古之愿:宗教精神	(12)
第三节 亘古之梦:爱的信仰	(22)
第二章 史铁生的文学观与文体探索	(33)
第一节 史铁生的写作之夜	(34)
第二节 史铁生的文学观	(44)
第三节 文体实验与哲思文体的探索轨迹	(51)
第三章 哲思叙事	(61)
第一节 仰视、俯视、平视:三种叙事心态	(63)
第二节 非聚焦叙事视角	(72)
第三节 生命印象与角色叙事	(79)
第四节 自审式的个人化叙事	(85)
第四章 哲思人物	(92)
第一节 塑造与受造	(93)
第二节 《务虚笔记》人物(一)	(101)
第三节 《务虚笔记》人物(二)	(117)
第四节 《我的丁一之旅》的人物	(128)

第五章 哲思意象	(139)
第一节 哲思意象的渊源	(140)
第二节 史铁生哲思意象的特点	(149)
第三节 哲思意象对文体建构的意义	(161)
第六章 哲思语境	(174)
第一节 虚实相生的语境	(175)
第二节 隐秘含混的语境	(186)
第三节 哲思对话的语境	(194)
第七章 史铁生哲思文本的结构艺术	(203)
第一节 周而复始的哲思结构	(204)
第二节 务虚之虚:《务虚笔记》结构上的探索	(214)
第三节 多样化的非线性结构	(222)
第八章 结语	(235)
第一节 史铁生哲思文体的特点	(235)
第二节 关于史铁生的评论的简述	(239)
第三节 史铁生哲思文体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243)
附录 史铁生:死是一个必将要到来的节日	
——本书作者访问史铁生	(251)
史铁生年表初编	(255)
主要参考文献	(263)
后记	(272)

第一章 史铁生的生命沉思

曾问生何来，又问终归处。

苍天不予答，顾自捉笔悟。

——史铁生《扶轮问路》前言

史铁生坐在地坛细细地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要不要去死？人因何而活在世上？究竟什么是真实？我是谁？人到底是什么？爱情是什么？有什么能证明爱情？沟通和理解有没有可能？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为什么还要信仰？

他的写作源于对生命发生疑问：“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我与地坛》）对这些人生根本问题的发问和思索构成了史铁生写作的精神脉络。这些生命之问在史铁生的写作中本原性地存在，使得史铁生的写作从新时期前期那些关注社会现实背景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和改革文学的类别中成功地走了出来，同时，又与那些仅仅是以现代主义的文学形式书写某种思想理念的现代派文学有了内在的不同。史铁生以其个人的生命体验和对人类根本处境的执著思考构建了其哲思文体的精神内核。

第一节 亘古之问：生死哲思

生与死，是一个亘古之问；信仰，是一个亘古之愿；爱，是一个亘古之梦。这些问题都关联着人类的根本处境。

问天，是中国文人集体无意识的自然流露。两千多年前，第一位大诗人屈原著《天问》以叩问苍天：“延年不死，寿何所止？”追问生命长短的奥秘，并且对天命表示质疑：“天命反侧，何罚何佑？”上天啊，你到底怨

罚谁又保佑谁？史铁生乃屈子苗裔，他和屈原一样在忧思中叩问苍天，可是“苍天不予答”，他明白，只能靠自己对生命的体验、对生死的哲思，靠自己的感悟。史铁生在《务虚笔记》中通过残疾人 C 埋头沉思，提出：“这颗星球上的一切梦想，都是由于生命本身的密码……”（《务虚笔记》第 9 节）他的写作似乎是对生命密码的破译。

一 人生困境

史铁生对人类的悲剧处境有着强烈的个人体验。活到二十一岁的年龄没来由地残废了双腿。二十一岁，正是青春勃发、爱情萌动的年月，然而一夜之间永远被种在了轮椅上。遭遇这样不可逆的痛苦，甚至不知道怨谁怪谁，并非由于陷害，也不是一次光荣的英勇事迹，而仅仅是生病，命运不可知、不可预料而又摧毁一切的残酷显露真相。二十一岁，史铁生便被命运逼到了绝望面前。可能正是由于意识到这一点，他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较之其他作家更为执著持久，“要不要去死，为什么活”的问题在他的大部分写作中都若隐若现，也是史铁生对命运万般叩问的出发点。

诚如加缪所言，“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判断人值得生存与否，就是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①人世的苦难真实地存在着，这些苦难甚至是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产生的动因之一。贫苦的老妇，无助的儿童，无情的战争，母亲的眼泪，亲人间的隔膜，爱人间的别离，从古到今世界的各个地方，无论是宗教、哲学还是文学、历史、绘画、雕塑、音乐，所有与人类心灵有关的领域从来都没有逃离过这个主题。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都渗透着深重的悲剧意识。西方文学的力作往往是恢弘的悲剧，从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圣经故事到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但丁、歌德、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无不渗透着深重的人间苦难和激烈的内心挣扎。中国文明的主流虽然是积极乐生的，但时时能见悲剧精神在主流的压抑下喷涌而出，屈子忧愁忧思而作《离骚》，李后主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红楼梦》“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即便是主张中庸的孔子，在评论诗的时候也认为诗“可以怨”，人有歌咏是因为人生的悲苦。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才被供奉，为什么佛像的面容

^① [法] 加缪：《西绪福斯神话》，郭宏安译，《加缪文集》，译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24 页。

里总藏着深深的悲悯。古往今来的思想家都在叩问：“人因何而活在世上？”“人生如此悲苦，为什么人还要活下去？”

基督教将人生的苦难归因于人的原罪，并将人生的意义寄托于来世，人类以此岸的德行祈祷彼岸的福乐。中国的老庄哲学对人生的悲剧处境有明确的认识，庄子感叹：“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耶！”（《庄子·齐物论》）死生之命是人无法把握的自然实情，是没有原因可以解释的；庄子认为人只能顺其自然：“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庄子·大宗师》）《庄子集释》引《释文》云：“县解，无所系也。”县解，即悬解，指超越物外解脱倒悬的一种境界，人以一种安命无为的态度对待人世的苦难，不伤心不动情，实现心灵的安闲自适。近现代以来西方涌现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将哲学的重心从外部世界转移到个体生存的角度上来，对绝望的撞击下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这一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叔本华认为，“人生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形态繁多的痛苦”，任何一部生活史都是痛苦史，人不断地辛苦、不断地忧虑、不断地和穷困战斗，而死亡总随时在前头等待他，幸福原来是一种迷惘，最后总归是一场虚空。也许没有一个人，如果他是清醒的同时又是坦率的，会在他的生命终了之日还愿意重复经历死生一遍。与其这样，他宁可选择压根不存在。在叔本华看来，“人最大的罪恶就是，他诞生了。”人生如钟摆，永远“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①人之所以在此痛苦的世界里不息地生存，全是由于生命的意志所驱动。叔本华认为意志分为生存的意志和生殖的意志，是意志驱动人们不断地苦斗、挣扎、计划和获取。但是意志本身的盲目和可怕又使人生的痛苦继续。欲求和努力本身就意味着困乏和缺陷，这就意味着痛苦，而一个欲求的达成并不意味着困乏的消失，新的欲求又在新姿态下卷土重来，而倘若这些痛苦都消除了，空虚无聊又出现了。人的意志既是人类生存的内在驱动力，又是人类痛苦的根源，而人要想安宁只有摆脱意志的驱使，进入审美的自失之境或灭绝欲望，这样他的人生哲学陷入了深不见底的黑暗——人只能而且永远在痛苦中活着。且不

^① [德]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43、427页。

问这种判断是否正确，如果以如此悲观的眼光看世界，人为什么还要活下去，人为什么不自杀？有没有一个清醒的灵魂能在这世上自为地活下去？叔本华是一个提出问题的哲学家，他将哲学关注的重点从外部世界拉回到内心情感，执著于人生幸福的追寻，但他对意志的解释却使对生命意义的探寻陷入无望的深渊。

尼采承袭了叔本华的关于人生悲剧处境的观念，但对生命意志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尼采认为，生命意志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它不是盲目的破坏性的，不是求生命的意志，而是求强力的意志，它追求的不是生命本身，而是使生命得以超越自身的强力。在他看来，人是在与痛苦的对抗中发现自身的可能性，在困境中认识自己，成为独特的个人，最高限度地感受和享受了生命。因而绝望并非仅仅是绝望，它是痛苦所由生，亦是希望所由生、欢乐所由生。尼采从欲望的发现和满足、人生自我实现的角度肯定了人生勃发向上的一面。人生的意义全在于生命力的最高限度的发扬，痛苦和刺激提高了生命力，加强了力感和生命感，因而也化作了快乐。生命的本质在于强力，追求和体验这种强力也就实现了生命的意义。在尼采的思想里，一个悲剧中的英雄诞生了。

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认为哲学的基础在于“绝望”，人需通过“绝望的一跃”投入上帝的怀抱，以一个孤独个体的身份与上帝沟通，最终越过人生的美感阶段、伦理阶段达到宗教阶段，成为基督徒。如果不能用理性对抗非理性，就用荒诞对抗荒诞，在世间的一切安慰都泯灭之后人要信仰一个不需要证明的上帝。这种思维方式自克尔凯郭尔明确提出，但在克尔凯郭尔那里，用以对抗非理性命运的因素还在于信一个不确定的上帝；而在加缪那里，则直接求援于人的内在精神。

加缪的哲学著作《西绪福斯神话》及其一系列相应的文学创作《局外人》、《卡利古拉》等都致力于直接从人心的角度回答“生之意义”这一哲学的根本问题。在加缪笔下“荒诞的人”是人生的勇者、在世的英雄，并且“应该想象西绪福斯是幸福的”。他写道：

荒诞人究竟是什么？就是不为永恒做任何事情，又不否定永恒的人。他并非对怀念一窍不通，但喜爱自己的勇气和推理胜过怀念。勇气教他学会义无反顾地生活，教他知足常乐，而推理教他认识自己的

局限。虽然确信他的自由已到尽头，他的反抗没有前途，他的意识可能消亡，但他在自己生命的时间内继续冒险。这就是他的能力范围，就是他的行动，他审视自己的行动，而排除一切评判。^①

加缪用西绪福斯的形象具化了明知生命的尽头是绝望而仍执著于生命的人生态度。人为什么能够活下去？是因为信念，信念并非全然真实，甚至有时能够发现其原是虚妄，这时便是荒诞的处境了。在荒诞中还能坚持清醒地存在的人，且不问究竟他能否成功，终是这个世界上的英雄。

新时期以来，西方的哲学著作更多地被译介到了中国，在知识分子、作家群体中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反思文学对人生荒诞性的描写即受到存在主义的影响，余华、残雪、格非、孙甘露等先锋作家的小说中对死亡的关注、对亲人间冷漠关系及人生苦难的书写都有着西方非理性思潮的影响。史铁生带着自己对生命的疑问接受了这些哲学著作，从他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和加缪的影响，从某方面来说，当他在厄运的打击下茫然无着不知为什么活时，这些哲学从思想上给了他支持，甚至拯救了他。在反复思考“要不要去死，为什么活”这样的问题时，史铁生的回答是：人想活是因为人有欲望，既然死是一个必将到来的节日，为什么不将生活看成一个体会了残缺去创造精彩的过程呢？史铁生在认识了人自身的本质以后，以一种积极的精神去面对人生的悲剧处境。史铁生的这些思考是基于对自身命运的反抗，值得庆幸的是，当他用笔撞开一条生路的时候，作为一个作家，他将这些人生思考形诸文字，让更多的人得以分享这份精神收获。

二 人即欲望

“欲望”在史铁生的写作中是一个关键词。确如《我与地坛》中所写：“人真正的名字叫欲望。”《务虚笔记》中的一个标题取名“欲望”。其中的诗人L想死而没有死成，残疾人C怀“赴死之心”也没有轻率地结束生命。为什么？因为人还有欲望，“人真正的名字叫做：欲望。”

在他的散文《我二十一岁那年》中，史铁生回忆道：“父亲搀扶着我

^① [法] 加缪：《荒诞人》，沈志明译，《加缪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页。